

# 三江文史資料

## 第六輯



三江侗族博物馆

# 目 录

三江工作回忆片断	柳 林(1)
难忘当年鱼水情	莫虚光(3)
初到三江	莫凡植(7)
参加地下活动二、三事	曹积尧(8)
搞好油印工作，传播党的声音	梁 谊(12)
我到政工队的前前后后	蒋玉昆(17)
追忆往事	曹泽民(23)
游击队长吴昌业	吴大贤、张玉清(26)
往事回首	杨廷瑞(31)
回忆胡继尧烈士	彭 刚(36)
深怀曾秉益烈士	向本才(39)
永远难忘的烈士形象	向本才(42)
瑶山剿匪记	覃安民(43)
重剿前后的南寨基干民兵	谭华铭(52)
白言民兵清匪的一点回忆	覃安鼎(54)
活捉匪首杨标的经过	韦华明(57)
押送匪首迷路记	梅 岭(59)
忆剿匪特等功臣梁同泽同志	梁志能(62)
三江支行始建工作的回忆	何汉昌(65)
在大湾良双征粮遇险记	侯志祥(71)
岁月难泯侗乡情	曹应强(75)
情系三江	韦 烽(78)

回忆在一九五〇年的几个片断	彭 刚 (88)
一、二、九区开展减租退押运动情况	
.....	梁谊、覃安民，赵静如 (93)
供销合作社的组建与发展简况	招泽志 (97)
建国初期三江青年工作纪实	曹积尧 (99)
三江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覃安民 (106)
组建高露林业社的经过	梁 谊 (109)
我县第一个区(乡)级文化站	黄启轩 (116)
收音站在侗乡	黄启轩 (118)
接待越南民族工作考察团情况	龙添培 (121)
“富禄黑会”与“三江反党集团”	张 峰 (124)
回顾“文革”期间成立的几个办公室	龚 爻 (132)
我县民间文学工作的黄金时期	杨通山 (136)
中芬联合考察在三江	杨通山 (141)
三江教育的一颗明珠——三江中学	杨再良 (154)
三江人民医院的辉煌业绩	陈明远 (166)
三江县中医医院发展简况	吴国勇 (171)
三江县科技成果项目申报评奖的回顾	韦运芳 (176)
光辉水利的兴修与效益	杨振光 (180)
黄排至水团小流域梯级微型水电站的兴废	
.....	王机先 (184)
古宜大桥修建前后	杨文朴 (190)
三江菊花糯米蜜酒获奖经过	陈能春 (193)

侗客联合掀起“满地红”农民抗暴斗争史实	唐志宗 (202)
红七军两经富禄镇	赖守基 (205)
三江县两迁县治的经过	罗家阔 (212)
覃庆先创建新型学校	覃光琪 (216)
疏散见闻在富禄	赖守基整理 (219)
日本在梅林投下的炸弹	韦昌辉 (222)
拉坪石桥头石桥的历史与传说	赵 明 (223)
和里“三王宫”、“人和桥”的历史考证	杨文朴 (227)
碑记二则	(232)
县庆喜赋 诗二首	韦东莲 (237)
县庆50周年感赋	覃安民 (237)
自治县成立50周年颂诗二首	杨文朴 (238)
念三江——县庆50周年有感	徐 伟 (239)
庆祝自治县成立50周年词二首	覃安鼎 (241)
县庆有感——宜城新貌	王机先 (242)
三江县庆50周年民歌一束	吴仕光 (243)
鼓楼颂(外一首)	石朝和 (244)
三江解放50周年赋诗二首	何宗汉 (245)
读邓选(外三首)	韦 英 (246)
侗乡之变	龚 义 (247)

三江佬老三江同俦聚会有感 ..... 黄德华 (249)  
县庆抒怀(外一首) ..... 杨通山 (249)

编 后 语 ..... (250)

# 三江工作回忆片断

柳 林

组织的安排，我于1949年12月15日到三江，1950年9月离开，在三江这段时间，主要办了三件事。

一是，团结改编民变武装，争取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人们。只要与人民政府、解放军抱合作态度的人我们都欢迎。对三江民族地区的上层人物，我们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尽力去争取他们，争取得一天也好。

由于我们认真地执行中央关于新区的政策和处理西藏问题的民族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打国民党的民族、民变武装的荣、莫、欧三部顺利改编，高步、横岭联乡自卫队愿意靠拢人民政府，我们也收编。就是对陈志鸿、廖国卿、龚裕斌，我们都做了争取工作，但由于他们的反动本性难改，最后还是投向土匪，与人民为敌，落个可耻的下场。

在搞好统战工作，稳定上层的基础上，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农会，搞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二是，建立各级政权。1950年2月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区区长均由本地干部充任，南下工作团的同志充当副职或秘书。50年4月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建立农会、民兵、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提高人民的政治地位。

三是，土匪暴乱后，县人民政府撤下丹洲。我们的方针是：固守丹洲，巩固丹阳、田寨两区。其具体工作是机构精简，达到战斗化。除必要人员留守丹洲外，把一百多名干部送下柳州干校学习。

县人民政府撤下丹洲后，土匪占据古宜，气焰很嚣张，杀害我西坡、板必农会主席和戴自振区长等干部群众多人。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一次，我与三营营长陈阵同志研究，带七连和县大队到古宜袭击土匪。由张桂标同志带路，经过合水时遇到土匪，打死两名土匪后，我们直插古宜，在东边山头的土匪抵抗了一下，陈阵同志派一个班迂回过去，土匪就跑了，散到群众中去。我们在古宜抓得一批俘虏，基本是被迫为匪的，经教育都释放。我们在古宜吃罢中午饭即返回丹洲。

七月，李通光叛变，打伤莫虚光同志。是欧廷瑞同志从良口跑下丹洲报告的，还说莫虚光下落不明。我和陈阵营长带七连赶到良口已下午五点多钟，晚上莫虚光的父亲莫明天回来，第二天莫虚光同志才回来，大腿受伤。这次未碰到土匪抵抗。莫虚光同志与我们一齐坐船回丹洲。

一九五〇年九月接到通知，要派国庆观礼代表之事，经研究决定由莫虚光同志为代表，赴北京参加国庆节和参观。

我于一九五〇年九月离开三江，未能参加三江重点剿匪。

谢景节口述  
颜谷记录整理  
1989年11月20日

注：谢景节同志原名柳林，中共三江县委第一书记，笔者采访时，谢老正住院，现整理的部份内容未经本人看过，如有出入由笔者负责。

## 难忘当年鱼水情

莫虚光

1949年是中国历史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然而，祖国南方几个省当时仍在浴血奋战。就我们三江而言也是如此。从三月武装暴动那天起，就和国民党反动派作艰苦的斗争。十月，国民党军队几个团驻扎三江，大兵压境，革命武装力量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在偏僻的山村，有的躲进大森林。十一月十八日解放军从独峒过来，直打到古宜，消灭国民党，三江得解放。回想当年，感慨万千。“湘桂黔边区人民解放总队”这支武装之所以能够坚持斗争八个月而最后取得胜利，除了得到党的影响、支持和解放军的到来这个首要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各族人民都非常拥护，我们所到之处都有群众支持，帮助解决吃宿问题。群众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其中有的情节让我终生难忘。

1949年4月28日，我们在良口举行武装暴动，当晚参加暴动的只有几十人，第二天就有很多人报名参加，队伍开上洋溪时就增到两百多人，打开粮仓分粮给农民，影响很好。当我们打到高培乡时，高培群众自发地杀猪招待，像平常“为也”一样摆长桌酒席，群众战士一同吃，开大会的时候，我走进会场就被人抬起来，呼唤我的名字，有的叫“司令”，有的又叫“队长”，场面热烈又自然，打成一片。其实当时并未有什么职务相称，后来打进县城古宜后，经选举才产生司令、副司令等职。群众自发的称呼说明他们关心我们这支队伍发展壮大。

另一次是端午节攻打县城古宜时，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对敌人兵力的布置没有侦察清楚，当晚从三团出发较慢，到古宜已是下半夜，仗一打起来不久就天亮了，仍攻城不下，直打到上午十点钟，感到又渴又饿。突然有很多人挑箩筐把粽子送到指挥部来，当时我真的被感动得流下热泪。我代表司令部向乡亲们握手道谢时，喉头哽咽讲不出话。那是寨准六合一带的汉族群众呀。不论侗族汉族百姓都支持我们，说明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而那次战役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中队长莫虚日和战士王家富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龙奎、杨光两位不幸被俘，后反动派将他们破肚挖心，极为残忍。龙奎在就义前对人说：“死怕什么，莫司令他们会跟我们报仇”。到1951年重剿时，把当年决定杀害烈士的伪县长韦健民和刽子手通通镇压，为烈士报仇了，以慰烈士在天之灵。烈士们为革命献出年轻的生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永远怀念他们。

再一次是在 1949 年农历 6 月间，我们处在困难时期，敌人知道我们子弹少，到处追杀我们，逼得我们分散打游击。六月末的一天，司令部带机枪组和一个中队共 100 多人，驻扎在白云山下边浪村的下保和上保两个屯，被古宜和贵州来的伪保安团五、六百人把我们团团包围。清早起来，枪声四起，我们边反击边突围，各路各走，大部份从上保屯退过融水县方向，在下保屯的则冲进寨边的大森林。我冲出约 500 多米，一个人都不见，一身被雨淋湿湿的，干脆坐下休息，忽然见山边小路上有两位瑶族姑嫂走过，挑一小担又背一小孩，象是去走亲戚，我不会讲瑶话，只向她们招手。她们认得我是“土共”，就走过来放下担子，拿出糯米饭给我吃。一下其丈夫宛老友也来了，他会讲侗话，我们商量一下就让他转回寨里打听情况，约半小时即回来说：“寨上现在没有伪兵，恐怕一下又打转回来，我们不能回寨”。于是夫妻带我翻过山坳到一个牛棚里休息，天黑了就杀鸡待我（她们走亲戚带米又带鸡）。半夜听见有人讲话下山，我和老友出去偷瞄，原来是我们的两位苗族战士。我们在牛棚住一晚，第二天老友去找会讲汉话的宛吾州来商量：一个战士去仁塘告诉我舅，一个战士去和里告诉廷瑞他们。吾州亲自跑老堡找居积沛，晚上打转，第二天由吾州、老友二人带我从小路去老堡，会见居积沛和杨正坤他们后，又转移到和里的洋洞山，这时几位通讯员也来了，我们在山里搭棚住，由帮人打工的甫德夫妻俩给我们送饭。我们在洋洞山住半个多月，敌人根本不知道，说明我们是有群众基础的。老百姓帮我们送饭送信、替我们保密，甚至冒险掩护我们，都是为了支持革命。我们

不应该忘记，他们是我们恩人。

历史经验证明，任何革命行动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群众就象大江的水，革命队伍就象水中的鱼，有水鱼才能游，无水鱼就活不成，必须有铁的纪律来加强和巩固这种鱼水关系，否则就会走向反面。当年我们的队伍中也有少数害群之马，例如邓电文那种人，开始参加暴动表现勇敢积极，后当上大队长掌握部份兵权，就是另搞一套，为所欲为。侵犯群众利益，严重违法乱纪，以至犯罪、影响极坏。我们不得不将他处死。这是整顿队伍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谁走向反面谁就自取灭亡。我们当时的决定震动了各方面的许多人，而群众反映很好，大得民心。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武装队伍只有和人民群众保持鱼水关系，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杨梅根据口述记录整理，未经本人看过）。

# 初 到 三 江

莫凡植

柳州市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解放，十二月中旬地下党组织送我进柳州干部学校学习。学习结业以后，组织决定分配我到三江县委组织部工作，莫永豪同志分配到三江县委宣传部工作。去向确定以后，1950年3月初，我们到联络处住了一天后，由时任三江县副县长苗延秀同志带领我们赴三江。这次一同前往的还有几位分配到三江税务局工作的同志，一行十多人。

那时的三江极为闭塞，交通很不方便，由柳州至三江县城全程206公里，公路只通到融县长安镇。由长安镇到三江县城还有80公里，只能是步行走山路或乘坐木帆船沿融江逆水而上兼步行。

走陆路最少要步行三天，走水路兼步行最少也要五天。走陆路吗？是条羊肠小道，山高坡陡，沿途村庄稀少，且不太安全。走水路吗？且滩多水急，逆水行舟，慢到两天。

权衡利弊之后，领导决定乘坐木帆船兼步行。按照领导的决定，我们一行从长安镇乘船出发，当天到达丹洲，分配在税务局工作的同志留在丹洲，我和莫永豪同志还要到县城报到，等待分配任务，第二天恰逢时任副县长张瀛同志赶赴三江县城，我们又由他带领乘船前往，第一天到达六孟，第二天到达老堡，第三天到达泗里口，第四天才顺利到达县城古宜镇。

在几天的行程中，逆水行舟，滩多水急，但船工和水手们都很卖力，一浆一浆地摇，遇到水浅、水急处却用竹篙撑着船向前推进，到难以行船且不太安全的滩头时，船主便把船靠岸，叫我们下船沿河岸边步行，沿河两岸尽走鹅卵石，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每到滩头水急处船工们奋力拼搏，用竹篙猛撑或下水用肩拉推，有时拼不过急流，一急浪打来，却把船只冲退几米远。常言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原来只知其言，不知其所以言，几天的行船中才真正尝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艰难颠簸的滋味。

一九九九·六

## 参加地下活动二、三事

曹积尧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

五月，我还在柳州龙城中学读书。

龙城中学是柳州地下党的主要据点。在校长高天骥的掩护下，进步教师云集，党的地下活动非常活跃。我曾经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寻师”运动，以及柳州市师生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示威游行。

三月二十九日，三江人民武装暴动，摧毁了乡村政权，赶走了国民党县长。消息传到柳州，三江同学非常振奋。

六月初，征得校方同意，我毅然离开学校，回到斗争火热的家乡——三江县程村乡富文坪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中共桂柳区工委派雷剑（化名林源）来三江，接替地下党负责人梁华新的工作。他们先后都住进富文坪村，并以该村为据点，开展系列的革命活动。

回家不久，我即碰上雷剑，他身穿黑色长衫，戴黄色眼镜，手拿一把布伞，声称搞木材生意。我好生奇怪，我父亲曹曼天从教多年，怎么交上生意人？正当我疑惑不解时，父亲应声出来接待，开始谈的还是生意经。

两天后我发现，这个生意人并没有走。他住在族兄曹积森仑楼里。这个仑房很小很隐蔽，是积森读书睡觉的地方。我经常去那里玩，不巧又碰上。

开始见面比较陌生，慢慢地我们交上了朋友。他语言稀少，态度文静，很像学者风度。他询问我在龙中读书情况，参加过什么活动。他启发我们认清革命形势，鼓励我们参加力所能及的革命活动。

六月下旬的一天黄昏，国民党派两名特务进村，企图抓捕曹曼天。好在群众自觉掩护，免遭毒手。当时他们几个人正在曹积森的仑楼里研究工作，得到群众通知后，迅速转移。

七月初，“洋溪保卫队”成立不久，“莫部”攻打古宜失利，被国民党三县联防主任王松林（高安人），国民党省保卫队蒋晃营，兵分两路夹攻良口、洋溪，形势非常严峻。

“洋溪保卫队”即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本地的队员回家，外地的骨干集中富文坪隐蔽。这时，党组织分配曹积森和我负责送饭、送情报到他们住的工棚。饭菜由我们两家负责。差不多天天是酸鱼酸肉和糯米饭。饭菜是用竹篓装的，上盖一些树叶，手拿一把镰刀，装成割草样子。记得送核桃冲、麻石溪、立棠冲等处的工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把饭菜打泼了。由于我个子小，性又急，一次跳下屋背坎时，背上的竹篓弹翻了，饭菜洒落一地。回家又重新炒菜煮饭，因而延误了一些时间。

当时隐蔽在富文坪村的有：雷剑、刘心潜、曹曼山、曹竞军、杨臣、姚成和我父亲曹曼天，约七、八个人。到七月七日，他们集中十三人去良口、洋溪打游击，才停止送饭。

七月下旬，国民党县长周必升上台。周上台后，一方面加紧策划“剿共”，扩大地方民团武装；一方面派出和谈代表，企图诱降“三部”，一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莫部工作的曹竞军受党的派遣，于八月中旬潜回家来搞情报。为了掌握敌人的动向，曾两次派我送信到县城温克勤家。温是我在龙中同学，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是爱国会员，当时他休学在家。曹竞军了解他，他父亲是古宜镇长，想通过他了解一些敌伪情况。

送信，使我终生难忘的是第一次通过“鸡公桥”。那时的鸡公桥，岗哨林立，盘查十分严格，怎么办？我心跳得很厉害。想到临走时竞军兄交待：遇敌人盘查一定要沉着，慌张容易出事。我站在远处观察、等待。不一会，大竹一帮妇女挑菜到古宜卖，我转念一想，装成卖菜的孩子，混在她们

中间。虽经搜查，但没有出漏子。因为竞军兄写好字条后，帮我卷进帽沿夹层里。那时，学生哥都戴学生帽，不论寒暑不离头。虽说是八月天，哨兵也不为怪。

第一次顺利通过关卡，第二次我就大胆了。事隔几天，也用同样办法混进县城，完成任务。

作为地下联络员，书信的内容是不许过问的。我送到温克勤家，温看罢信后，不一会从房间拿一本书交给我，像是一本小说，书中夹带什么，他不告诉我。临走时他告诫：不要怕，出城的人不盘查。一九八二年竞军病重时，我问及此事，他说：温克勤做了一些工作，提供不少敌人的内部情况。

我还送信到佳冷屯，通知我二舅王大增，将收得的三支步枪，带去同乐街胡家集中。

九月中旬，柳北总部林润葱到三江主持“九里会议”，决定撤回在“莫部”工作的骨干，宣布成立中共三江县工委，改称黔桂边区人民保卫团第三大队为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大队下设三个武工队：即黄河、长江、西江武工队。黄河武工队活动于泗里、洋溪一带。任务是积极发动群众，修桥补路，筹集粮草，做好迎军准备。

九月下旬，部份武工队员回到我们家乡，曹竞军是其中的一员。他看到我和积森表现积极，给我们讲解共产主义青年团问题，鼓励我们创造条件加入组织。同时布置我们串联一些进步青年，抓好情报，准备参军参战。他交给我们一些地下党的文件，让我们认真传阅掌握基本精神，作好宣传。回忆有：《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军宣

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是荣瑞华、梁谊用针头刻印的。字非常小，一本《论联合政府》才是几张巴掌大的纸。

接受组织布置的任务后，我和积森立即开展串联发动。我们先后到年溪、泗马、佳冷等地活动。到泗马屯住表兄荣庆丰家仓楼，召集县中同学荣庆丰、荣庆熙、荣庆余、荣星正等人开会，学习党的文件，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作好工作，迎接解放；到佳冷屯住我舅家，串联发动小舅王照明、侯帮珍等同学；到年溪屯发动曹光茂。前后二十多天，发展了七个人，组成一个青年情报组。还准备继续扩大发展。可是大炮响了，解放军打进了古宜，解放了三江人民。第二天，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三大队挺进县城，维持治安，做好接收。就在这一天，我们的青年情报组人员，全部加入柳北三大队。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 搞好油印工作，传播党的声音

梁 谊

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杨千里到我家，听我汇报斗江、高基一带的地下活动情况，决定带我去溶江河洋